

编者按：

一支粉笔，一副眼镜，一根教鞭，一摞书籍，一片痴心。三尺讲台之上，广大教师以知识充盈孩童心房，以辛劳浇灌桃李芬芳，以谆谆教诲为学子点亮前行的道路。

师者如灯，默默守望。日复一日的坚守，寒来暑往的耕耘，他们把热忱与担当倾注教育事业，用爱心呵护成长，用智慧播撒希望，托举起无数少年的远大梦想。

又是一年教师节，向每一位躬耕讲台、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感念师恩，致敬耕耘，愿薪火相传，桃李灼灼，岁岁荣光。

教师节我为您画像

赵浩平

你站在讲台中央
让沉默的公式开口说话
一道题
被你轻轻一碰，就亮了
粉笔灰落在肩头
你笑着讲题，像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语气轻得像在哄孩子
却重得能托起整片迷惘的天空
孩子们抬头看你，眼里有光
不是因为答案
而是因为你懂他们疑问的地方
教室不再是四壁
是你用语言搭起的一座桥
你是那个把枯燥变成诗的人
不靠声嘶力竭，也不靠奖状勋章
你只是站着，就让世界安静下来
等一颗颗心，慢慢醒来

校园的铃声

张勇

校园的铃声清脆
一次次敲响心灵的觉醒
智慧的光芒伴随着铃声
朗照，阳光以执着
孵化一个个梦想
校园的铃声
让鸟鸣出其不意
起承转合的情节
悄悄成就那份理想
校园的铃声不紧不慢
一本书，一份教案与作业
都在笔尖闪烁思绪
丝丝缕缕，编织出春天的
憧憬，秋日的辉煌
校园的铃声
是一部绿色的交响
绿映花红，一棵棵小树
茁壮成长，一双双翅膀
伴着那曲韵律
展翅翱翔



漫话古人“教师节”

陈蓉

前几日路过学校，见几个孩童捧着鲜花站在门外，才恍觉教师节将至。这让我有些疑惑：古人也有“教师节”吗？细究起来，虽无特定名目，尊师之礼却早已有之，且更见庄重。

考之周代，《礼记·学记》有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可见那时师尊之位，竟与天子相抗礼，不必北面称臣。此种气派，今日思之犹觉肃然。又闻“人有三尊，君、父、师”，教师位列其中，其地位之崇，可以想见。

汉代尊儒，教师更见尊崇。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开帝王祭孔先例。至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既盛，师道自然愈尊。彼时生徒对师长，需行跪拜之礼，师长受之泰然，盖因这是礼法所定，非关倨傲。我想那时的师生，虽礼数森严，而情谊未必不深。《后汉书》载李膺授徒，弟子皆以“登龙门”为荣，可见一斑。

唐宋以降，科举大盛，教师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民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谚，非虚言也。学生及第，必先拜谢师恩，方归见父母。韩愈《师说》传诵千古，“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一语，道尽师道真谛。记得书中记载，宋代有“三节两寿”之礼，弟子须在端午、中秋、年节及老师与师母寿辰时携礼赴拜，这倒颇似如今的教师节了，只是更加频密。

明清私塾，节仪尤重。每逢节庆，学生须向夫子叩首献礼，礼或轻而情意重。富家或奉银钱，寒门则呈束脩——十条干肉而已。《论语》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夫子之言，千年后仍被践行，想来有趣。那时节，师生相对，并非全是“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严厉，也有“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怡然。

我少时曾听祖父言及其塾师：每至孔子诞辰，塾中必张灯结彩，生徒依次向孔子牌位和先生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先生则会取出备好的毛笔、折扇分赠诸生。那时虽无“教师节”之名，而尊师重道之意，渗透在岁时节令之中，成为一种日常的修行。

古人之所以如此尊师，大抵因知识传授不易。在竹简帛书的时代，书籍珍贵，学问难得，师长是唯一的学问来源。而今信息易得，鼠标轻点，万千知识涌来，教师的地位似乎不如往昔尊崇。然而我总觉得，教师之可贵，在其传道授业解惑之心。这一点，古今并无二致。

今之教师节，法定有日，鲜花贺卡，热闹非凡。形式虽异于古，而心意相通。尊师重道，本是中华血脉中的古老基因，不管冠以何名，都会在适当的时节自然流露。

窗外忽闻书声琅琅，想起《荀子》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师道尊严，关乎个人修养，亦系着家国运数。古人“教师节”散见于四时八节之中，尊师之念则贯串于岁岁年年之间——这种不离日常的敬意，或许比固定某日的庆祝，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本意外所得的书

范方启

书架上，有一本泛黄的《爱的教育》，封面和书页都烙上了岁月的印记。那本书的得到，纯属一场意料之外，一群和我一样青涩的少男少女到我家串门，也不知是哪个马大哈，离开的时候，把一本书忘在了我家。

不多日，初三班主任方老师在校园休息亭里看到我手上捧着那本《爱的教育》，拿过去看了看，然后对我说：“这本书是值得看的，要认真看，用心看。”那时，我正在初中的最后一年，青春期的我一度迷茫彷徨，我不知道自己以后将要去往何方。方老师走后，他对我说的一席话却不时萦绕在我耳畔：“如果你愿意，以后也可以做一个点灯的人，把光递给更多孩子。”那时年少，似懂非懂。

此后，我不时会捧起那本意外所得的《爱的教育》，也不知看了多少遍，每一次看，似乎都有不一样的感触。爱写日记的小学生安利柯，记下了校园里师生相处、同窗互助、亲子温情的一件件小事，那些文字里，无不溢满着温暖与爱。没有情节的跌宕起伏，可老师对学生的包容关怀、平凡孩童之间纯粹的善意，在慢慢抚平我内心的浮躁。《少年笔耕》和《代课老师》等篇章让我印象最深。那位临时救场的代课老师，明明知晓孩子们调皮捣蛋，却依旧温柔以待，用耐心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而那句“做一个点灯的人”，像一颗小小的石子，在我的心湖漾开层层涟漪。彼时的我，对于点灯之人好像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大概如同黑夜里亮灯，既照亮自己，也照亮了他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考试季到来，中考志愿可以填报高中，也可以报考中专。那个年代，中专算得上一条捷径，毕业就能安排工作，而高中，则有可能进入大学，不过，大学的录取率很低，那是一座只有少数人能挤得过去的独木桥。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填报了中等师范学校，一旦被录取，人生也就一眼可以望穿。我是带着《爱的教育》一起走进全新的师范学校的校园的，从那个时候起，在做点灯人的路上，我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因为我明白，当一名教师，不仅仅是传授课本上的知识，更是以书为桥，以心点灯，在成长者的心底种下爱的种子。

毕业后，我如愿走上了梦寐以求的三尺讲台。初为人师的日子，忙碌而琐碎，几乎理不清头绪，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除掉粉笔和黑板，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教具，工资也很微薄，我的一些到南方打工的同学的月收入差不多是我的好几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产生过动摇，想到大都市里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当我再次看那本《爱的教育》，不安分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做一个点灯人不是我的追求吗？现实的确不尽人意，但我可以试着改变，没有教具自己动手制作，没有经验，可以向前辈学习，知识储备不足，可以不断加强学习，只要我不气馁，只要我不放弃，总会把灯点得更亮。

如今，《爱的教育》有时就摆放在案头上，有时安静地躺在书架上，有它陪伴，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我学会了爱，学会了担当，做一个点灯人，需要的是不断地付出。我也向我的学生推荐《爱的教育》，我自己意外所得的那本，我得自己留着。

红烛传灯

王纪金

掩上书本
一首古老歌谣，在耳畔回响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静静思索，千年前的诗韵
如黄河之水奔泻流长
踏上岁月台阶
领略风景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如今我们站在时代的窗口
燃一支红烛
扯一缕北国的风作经
牵一波南海的水作纬
在物质飞速前进的版图上
我们精心耕守人类的精神家园
一块一块，手把着手
从结绳记事到万物互联
从攢木造屋，到摩天大厦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挥就
点的就是一盏
红烛传灯

纸 的 信

吕亚文

透窗而入的阳光像一把锋利的刀，割开书架积尘的帷幕。大清扫依然没有结束，清扫的对象变成了书架上的废纸张。一张一张地翻捡，一张一张地分类，新打印的课表放在桌面上，它的旁边是整理出来的早已泛黄的试卷。当指尖掠过《五年高考》的毛边时，不经意“啪嗒”一声响，一个发黄的信封掉在了地上，像一片被秋风遗弃的银杏叶跌进时光中。从地上跃起的微尘如光束中翻滚裂碎的时光胶片，而桌上的手机恰巧亮起，微信的“叮咚”声瞬间如潮水涌进般响起。对于这种声音，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当它响起时，我多少还能感受到时光的落寞，任它碰撞客厅的角角落落，我仍漠然视之。弯下腰，慢慢地捡起那片飘落的“银杏叶”，一封信，一封消失在记忆中的信躺在了我的面前。

这个信封皱得有些丑陋，但信封上却印着“心灵话语”的调皮图案。哦，想起来了，这压在试卷下的信是一个叫米玛占堆的学生寄来的。这是我从师以来收到的第一封来自学生的信，一个思想还不算成熟的学生的来信，一个还能使我当年引以为豪的学生的来信。一刹那间，往事又浮上了心头。

阳光掠过珠峰脚下的青稞田，紫色的豌豆花开成了一片海洋。一个皮肤黝黑却心事重重的少年奔跑在田埂上，如他所料，他和弟弟两人中必须有一个辍学去大哥的店铺帮忙。而母亲选中的就是他，理由是弟弟的手有轻微残疾。这个热爱学习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少年正是我的学生——米玛占堆。

琅琅的读书声充满教室，而米玛占堆的桌子依然空空如旧。

“老师，米玛占堆什么时候回学校呢？”一个“小不点”吸了吸鼻涕突然对我说。

内心一阵震颤，一个声音在心底呐喊：“你必须把那个孩子找回来！”

“你想不想让米玛占堆回来？”我坚定地问“小不点”。

“想，他是我的好伙伴！我们还要一起上高中，一起上大学，一起看看外面的世界呢！”鼻孔下的两行鼻涕掩盖不了他的真诚与渴望，这也坚定了我的决心。

高原的天空依旧湛蓝，远山的雪线闪着耀眼的雪光，年轻的教师骑着自行车载着一位少年，载着梦想飞驰在紫色的豌豆花海中。

重温这封信，从中掠过一丝暖风，信里细致描绘大学生活的新鲜与快乐，质朴的感谢从字里行间溢于纸面，塞满了我的整个心房。虽然信中我的姓氏都被学生写错，对于我，也许这更加珍贵。一个教师小举动，或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的一生。而这封纸的信在通信发达的当下，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这是一段美好时光的见证。

写信的时代已悄然消逝，高中时代给我们读信的班主任依然定格在记忆的画面中。一封他的学生的来信，深情的话被他念得七零八落，老旧的风扇在“呼呼”声中绞碎着信中的句子，后排男生忍俊不禁地憋笑撞上了破旧的玻璃。而此刻，2026年的我批改作文的红笔突然断墨，鲜红的墨渍在“师恩”二字上蔓延成行。老师的学生已经变成了学生的老师，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有那么一个心结，我要写一封信，一封给自己老师的信。

但我从没给自己的老师写过信，一封也没有，可我曾经也有过这么一个念想。我不明白一封信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仅仅只是一份困惑，一份牵挂，一份期待，一份诉说，一份不愿说出口却愿意诉至纸面的感恩。

现在依然是这样，这封泛黄的信再次激活了我的记忆。在我的心里曾有过一封信，它是未写出的，它是未寄出的，曾经时时徘徊在我的心中。它似一份诉说，一份感恩，一份怀旧，一份心愿。这薄薄的纸质的东西，任时光，任情感，怎么也浸渍不烂。

翻看它，青春流逝。成长，痛苦，快乐，分享。看着它，内心在不停的升腾。我知道郁结着的叫感念，它迟早会幻化成风，幻化成雨，幻化成彩虹。

时间不会停留，但记忆却能化成胶片。阳光落幕在窗台，摊开信箋纸，我要写一封信，一封纸的信……

这封或许不会寄出的信，终将加入所有“未完成”的絮语，在时光里获得安宁。教育的回响，从不需要即时抵达，它只需在某个未来，于另一片心田落地生根。